

文 學 小 叢 刊

歸 來

許 幸 之



文 化 生 活 社 出 版

文學小叢刊第二集

歸

來

許幸之

文 學 小 叢 刊
第 二 集

歸 來

★定價國幣二角★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初版

著 者

許幸之

編 輯 者

巴 金

發 行 人

吳文林

發 行 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山西路慈豐里

★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★

目錄

鹿的父親·····	一
奈良之夜·····	八
漁村·····	二五
歸來·····	三二
聖誕樹下·····	四六

鹿的父親

我們的旅行隊剛走下奈良車站，就被當地的小販們重重地包圍了。他們手上捧着各種土產和風景畫片來爭售；在那些風景畫片上，最先引起人注意的，便是奈良的森林和羣鹿。接着在街道兩旁的店舖裏，幾乎每家都在賣着鹿角，和鹿角製成的各種玩具。等到我們的旅行隊走進奈良山下，又看見大批的鹿羣從遠處走來，鹿羣走進人羣，然後把我們引導着走進山林去。

清晨的陽光，由高聳着的樹縫間斜射進來，鹿羣從斜射下的陽光中一隊一隊地走過。鹿羣把我們引進山林的深處，把我們引到嫩黃色的草坪上；然後，他們搖着

耳朵，低下頭，屈下兩足，擺着短小的尾巴，像小孩子一樣地在草坪上翻着筋斗，並且做出各式各樣的把戲，意思是要求過路的遊人，給與牠們一些麵包和大餅。

奈良的居民告訴我們，這些鹿都是所謂「神鹿」，有一萬八千多頭，據說這是從前仁德天皇放生在此地的，最初不過三五百頭，後來因為牠們一代一代地繁殖不窮，所以到現在有了這樣許多。並且，這些神鹿都有他們國家的俸養，就像從前的俄皇餵養那些哥薩克的騎兵一樣，自小就給與牠們一份糧草，雖然日本還有上千上萬沒有飯喫的人，但是神鹿總不會餓死一條的。而且這些神鹿的生命，都有牠們法律的保障，如果有人殺害了鹿的子孫，就和得罪了皇親國戚一般地，須受國家公法的制裁。

因此，奈良的居民們祇可享受天然的產物，每逢秋冬之季，是神鹿脫角的時候，那時，居民們循着古例的到森林中去尋取鹿毛和鹿角，把來做成酒杯，茶瓶，煙斗，角篋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玩具，作為維持他們生活的保障。因為這樣，奈良的居民們以

爲享受這些天然的產物，是天所賜與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要依賴這些皇儲的鹿羣，於是便尊稱這些羣鹿爲「神鹿」了。

可是，當我們散隊各歸旅舍的時候，落日已經向西方傾斜了。溫和的三月的夕陽，照在半山之間和樹林的頂上。我獨自走向歸途中，好像聽到吹喇叭的聲音，同時又看見各方面的鹿羣，統統越過山巔，穿過森林，甚至於拋棄了人們所給與的食糧，急速而飛奔地向那喇叭聲音的方向馳走。

這時候，我的心情彷彿也被那喇叭的聲音震動了，於是也追隨着鹿羣向喇叭的聲音前進。在山林中約莫走了一里路的路程，看見四方八面的鹿羣不斷地像流水似的流來，並且喇叭的聲音浪越聽越清晰了。我便攀上樹椽遼望遠方，看見遠遠地山谷間一塊很大的岩石上，立着一位白鬚的老人。我又跳下樹椽，慢慢地走近老人的身邊，但他並沒有關心。他穿着青色的短衣，束着腰帶，腳上套着已經破舊的皮靴，頭上戴着一頂斗笠，不時地舉起那扎着紅布的黃銅的喇叭向山頂，水邊，森林間招

喚他的鹿羣。夕陽反照着他的紅色的面顏，他比松柏還要健康。這時候，我才漸漸地明白，奈良的居民們常常談到那「鹿的父親」的，大概就是這健康的老人吧？

繼着我又注意到老人立着的大岩石的後邊，有一方用石牆圍繞着的很大很大的園囿，園囿的前方有用粗木製成的柵欄，柵欄的門扉緊緊地關閉着。同時在那園囿的短牆裏面，隱約地我們可以看見無數計的麥餅攤放在地上，因此，我更進一步地明白，這大概就是鹿的住屋了。幾萬頭的鹿像螞蟻一般地麇集在園囿的周圍：有些立在岩石上，有些伏在草坪上，有些排立成隊伍似的，和順而馴服地在等待着牠們父親的命令。

喇叭的音響漸漸在空谷間消沉了，夕陽將幾萬頭鹿的長影投射在地上。老人緩慢地走下岩石，擠進羣鹿之前，用鑰匙把木柵欄開了，鹿羣就像潮水一般地湧進去，經過了二十分鐘的光景，所有的鹿羣完全被關閉在園囿裏了。老人依舊鎖上園門，提着喇叭，蹣跚地走上自己的歸路，在他的身後，拖着衰老而寂寞的長影。

我和白癡似地也追隨着老人走向歸路，在歸途中我和他開始攀談了。

「請問你老人家，」我說，「這許多鹿統統都是你一個人看管嗎？」

「是啊，統統是我一個人看管。」他很和善地反問我，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」

「我是從東京來的，跟着學校的旅行隊一齊來玩的。」那麼，打算幾時間回去呢？你的家鄉就在東京嗎？」

「不，我的家鄉不在東京，我是中國人。」

「哦，你是中國人嗎？你的口音一點也不像。」老人帶着驚異的神情，「中國好得很，爲什麼要到日本來念書呢？」

「到這裏來可以多見識一些東西，譬如像奈良這些鹿，在中國就看不到，何況像你老人家這樣的有趣的生活，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呢。」

「哈哈，」老人帶着冷靜的笑聲，「在你看來也許很有趣，可是在我，却巴不得早些死掉呢。」

「爲什麼你要說這樣傷心的話呢，老人家？」

「年青的人，對你說吧，我雖看管了這許多年的鹿，其實，我自己比鹿還不如。公家除了同鹿一樣地供給我一些住食之外，一個工錢也不給，要看春夏兩季，山上寺院裏的香火旺盛，從香客們丟下的香錢分點兒給我；到了秋冬二季，遊人很少，那就一點也分不着了。年青的人，神鹿還有遊人給牠們野食喫，可是我除了一天兩餐之外，只有吃太陽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的孩子總可以津貼津貼你吧？」

「孩子嗎？[？]他們的白骨老早化成灰了。」老人帶着沉痛的口音，「從前，我的孩子不和你一樣地年青，不和你一樣地在東京念書的嗎？[？]可是，日俄戰爭開始了，把他的性命送在戰場上，接着，他的母親也爲了悲痛她的孩子死掉。天皇的恩典賜下的撫卹金，只夠他們母子兩個的火葬。因爲這樣，我才流落到這兒來看管神鹿的。不怕你笑，現在就像個叫化子。唉，戰爭，你說不是人吃人的玩意嗎？」

「老人家，還是不要思念你的孩子吧，那些可愛的鹿，不和你養的孩子一樣嗎？」

「呀，年青的人，你真不知道我的責任哪！早上天明就得放牠們出來，晚上還要做好食料攔在園子裏。如果不見掉一頭，我得找遍了山和樹林，有一頭鹿死了，我得呈報官廳，如果那是被人殺害了的話，就不得不請我坐牢了。地方上的人尋我開心，喊我做『鹿的父親』，其實，我不過是牠們的奴隸罷了。」

我和老人一路談話一路前進，老人拖出他用鹿角做成的煙斗，從白鬚間噴出一陣陣的青煙。無數的昏鴉在樹頭上飛旋，夕陽向西方的山谷間沉落了，只有對面的山頂上還殘留着一些紅色的陽光。暮靄瀰漫了山野，歸途中已經看不見鹿的影子，只有森林，山谷，和兩個異鄉人的談話，那就是我陪伴着「鹿的父親。」

奈良之夜

山影如同日本的畫屏一樣，圍繞着奈良的深夜。那洋溢着月色的森林的小溪邊，「鹿的父親」像石彫一樣地坐在河邊的一塊巖石上，嘴裏含着鹿角製成的烟斗，口口吐着清烟。在朦朧的半弦月的月光下，我看不清他的面影，祇看見他的頰光的頭頂上，閃耀着半圓的光亮，和那像銀絲一般地白鬚間，噴着青烟，青烟被河邊的晚風吹散後，就彷彿吹走了他的白鬚一樣。

對於這位健康有如松柏的「鹿的父親」雖在奈良匆匆幾日的旅程中，却留下我一生也不能忘記的印象。他現在還是健在，或是已經死亡，我是無從打聽，然而，

他的舉動，他的容貌，他那富有哲理的談吐，和那經過多少滄桑的嘆息，雖相隔已經十多年，可是，我連一絲也不會忘記地記在心上。

在他的背後，半弦月用憂鬱的眼睛靜視着，小河的流水在潺湲地靜聽着，森林也像洶湧的海潮在夜嘯。山寺裏送出一陣陣地鐘聲，時時在震盪着夜的寂寞，有時也會使小河的流水盪起波紋，青烟和鐘聲同樣在空中四散的時候，老人便展開了他的話匣了：

「也許這鐘聲會使你感動得流淚吧了，年青的人！可是，這鐘聲是感動不了奈良的居民的。奈良的居民們終日爲生活煩忙着，不是嗎？他們爲了吃飯，工作把整天的時間佔據了，那裏還有閒暇來敬神呢？談起神，我活到七十三歲，耳朵裏不知聽了多少，眼睛却一次也沒有看見過。多少年來，我親眼看見千千萬萬的瘋子去拜佛求神，菩薩究竟爲他們造福了沒有咧？結局，我眼看他們一天比一天更窮，有些人簡直連我都不如。人窮雖不應該詛咒神，然而，除了自己用勞力得來的一份食糧之外，菩

薩連什麼也沒有給我們一點！年青的人！你與其信神，不如相信你自己，那些拿寺院當他們的別墅的和尙，也不過是用菩薩來騙些飯吃罷了。這在你們中國不知道怎麼樣？我想無論在那一個國家也都是一樣吧？真的，宗教倒救活了許許多多的餓鬼呢。」

他把烟斗在石頭上敲擊了幾下，那殘餘的星火便很快地流進河水裏去。除了稀疏的山寺的鐘聲，夜的森林是靜穆的，間或從很遠閃着燈火的人家，傳來一些微弱的弦琴的音浪。然而這音浪不久就消沉了。他又從新裝滿烟斗，火柴在黑暗中閃出微光，剎那間又被黑暗吞滅了。這時候，忽然從水邊吹來一陣櫻花的清香，因為是仲春三月的季節，櫻花正填滿了奈良的森林和山谷。於是老者又轉換了他談話的資料：

「在你們中國可有櫻花嗎？在櫻花時節可有日本的男女這樣發狂嗎？年青的人！你來到這裏好幾天啦？可曾遇見過奈良的女子嗎？你可要小心點，她們很多像熱

帶的毒蛇哪！」

「正是的，老人家！我今天從櫻花林中走過，看見許許多多的男女，都喝得泥醉的在櫻樹下調情唱歌哩。」

「是嘍！」老人搶着說，「奈良的女子是壓不住她們的情慾的，平時雖被禮教和習慣壓制着，但一到了春天，雖是良家女子也會在櫻花樹下忘形呢。」

「可是，我還是生平第一次碰見呢，老人家！在散滿了脂粉與酒氣的櫻樹林裏，沿路却遇到喝得泥醺爛醉的男女，拉住我說了不少的醉話，都給我一個個對付過去了。最後一次，老人家却又被三個女子包圍住了，她們兩個人手上端着酒杯，一個人手裏彈着弦琴，瘋狂似地笑着說：『旦那！旦那！』（日本婦女對一般男子的稱呼）旦那！青春就像櫻花那樣一會兒就散落了，旦那！吃一杯酒吧！」

「我說，『我不會吃酒的，奧樣！』（日本男子對婦人的稱呼）謝謝你啊！」

「『傻瓜！』她把酒杯遞進我的嘴，『世間那有男子不喝酒？』」

「『哈哈，不錯哪！』另一個女子接着說，『世間那有女子不嫁人？』」

「『哦，哈哈……』那彈着琴的女子唱道：『世間那有青年男女不懷春？』」

「老人家結果我喝乾了那杯酒，才突破了這個重圍，可是，我的心也好像被那杯酒燃燒起來了。」

「總算好啦；年青的人，你還沒有被毒蛇咬着一口咧，等我來告訴你一樁故事吧！」

青烟很濃厚地從他那銀絲般的白鬚中噴出來，不等牠在空中繚繞時，就被河邊的晚風吹散了。

「這是你知道的，年青的人！我們奈良的各業一到了冬季就完全停頓了，大家圍聚着草坪晒太阳的時候，就各人談起他們所遭遇的故事了。這段事情是從一個女子的嘴裏親自說出來的，也是你們中國留學生在奈良下的趣史吧！」

「她，這女孩子的名字叫櫻田杏子，她是我們奈良賣鹿角女子中最美麗而又

最風騷的一個。真的，那些年輕的男子不知被她迷醉了多少，甚至還有爲她出家去做和尚的。尤其到奈良來旅行的那些旅客們，如果一遇到她，就彷彿遇到了葛蘿藤一樣地被纏住了腳跟。如果你是長得很漂亮的男子，她絕不肯輕輕地放你過去的。如同一條餓狼，不肯輕意放棄一塊兔肉一樣。

「並且，她做生意有她的法門，她絕不走到人多熱鬧的地方去，她總是在森林或水邊逗留着，在前年春天，一個黃昏的時分，她在街旁的那個池邊上遇到一個年青的大學生，她用那像唱歌一樣地聲調喊着：『旦那！你可要買吧？鹿角，萬年筆，鹿角烟盒，鹿角 Pipe，真便宜哪！旦那！』」

「那個青年人，就這樣被她的音調迷住了，他聽到她的聲調，比聽什麼音樂還受感動，等他再回頭看見她那媚人的眼睛的時候，他就好像遇到了狐精，他的靈魂就從此失掉了。他回答她說：『不要啊，大姐，我已經買了。』」

「她更展開了她的笑容，格外湊近那個青年：『再買一些回去送送人吧，旦那！』」